

辽代公主及其封赏制度*

张 敏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公主是辽代女性中的特殊阶层,拥有很多方面的特权。封赏制度则是公主特权的一种。这种制度不仅为她们提供了稳定而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终辽一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辽朝政权的更迭变化而变化。对辽代公主封赏制度的探讨,理清其发展变化,探求其影响,对研究辽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以及妇女地位等问题都会有所增益。

关键词:辽代;公主;封赏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004-04

公主是辽代上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拥有高贵的血统、显赫的社会地位,能够享受普通妇女无法得到的优渥生活和特殊权利。目前,有关辽代公主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主要集中在政治活动和婚姻生活中,而在其它方面则缺乏深入探讨。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辽代公主的封赏制度记载甚少。本文拟据《辽史》及相关资料为基础,对辽代公主的封赏制度做些整理,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辽朝立国前后,国家制度比较简朴,公主并没有封号。比如太祖之女质古,《辽史》记载其:“未封而卒。”^①后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辽朝开始制定内外命妇制度,开始对公主进行册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对公主进行册封始于太宗朝。受唐制影响,辽代公主的等级制度也非常严密,从《辽史》中可以看到公主等级大致可分为5个等级: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郡主、县主。皇之姑封为大长公主,皇姊妹封为长公主,皇女封公主,但同为帝女因嫡庶之别封号亦相差甚远。如《辽史·公主表》中就记载:“萧氏生二女:萧氏,国舅夷离毕房之女。崔八,第四。封南阳郡主进封公主。陶哥,第五。封长宁郡主,进封公主。萧氏生一女:钿匿,第六。封平原郡主,进封荆国公主。马氏生一女:九哥,第七。封浞阳郡主,进封公主。大氏生一女:长寿,第八。封临海郡主,进封公主。白氏生四女:八哥,第九。封同昌县主,进封公主。十哥,第十。封三河郡主,进封公主。擘失,第十

一。封仁寿县主,进封公主。……”^②

以上皇女都是先封郡主或县主,后进封公主的。本文主要以公主作为研究对象,不涉及郡主、县主。另外,在名称和尊卑上,皇帝的姑母、姐妹和女儿是有所不同的,这决定了在封赏制度的规定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另外,还有亲王之女被封为公主的情况,根据亲疏远近,所获封赏也不尽相同。对此,本文不再细分,将统称为“公主”一并进行探讨。

一、辽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

一般来说,皇亲贵戚、功臣、官僚等阶层都会享有朝廷授予的物质财富和经济特权,这种特权不仅与自身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个人社会政治地位高低的标志。公主以其与皇帝的亲缘关系及高贵的社会地位,也享有这种特权。

辽代对公主的封赏首先表现在公主媵地的设置上。辽制,“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③这种州城,即头下军州,对于公主而言,其实也就是公主媵地,是以皇帝赐予的媵臣(从嫁户)建立起来的。辽朝的头下制度则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头下户与头下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主的私奴和部曲。公主头下军州的设立,使公主拥有了受封户、享食邑的特权。它是辽朝对公主封赏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

《辽史》中有明确记载的公主头下州有4个:徽

州(圣宗朝秦晋大长公主所建)、成州(圣宗朝时晋国长公主所建)、懿州(圣宗朝时燕国长公主所建)、渭州(圣宗朝时韩国长公主驸马萧昌裔所建)。除此之外,可以肯定的具有媵地性质的头下州还有陈国公主与萧绍矩之头下(可能为灵安州)、秦国大长公主所建之抚州、佚名氏所建的媵州昌永军。^④但是,并非所有的公主都有获得兴建头下军州的特权,从现存史料来看,这些拥有头下军州的公主,一般都是皇后所生的嫡系公主,且所嫁驸马在政治上大都比较强势。

再者,辽代公主下嫁时的封赐,也是封赏公主的制度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辽史》中记载了公主下嫁时所赐之物:“赐公主青幘车二,螭头、盖部皆饰以银,驾驼;送终车一,车楼纯锦,银螭,悬铎,后垂大毡,驾牛,载羊一,谓之祭羊,拟送终之具,至履尸仪物咸在。赐其婿朝服、四时裘衣、鞍马,凡所须无不备。……亲王女封公主者婚仪:仿此,以亲疏为差降。”^⑤公主下嫁,除了一般物品之外,连送终之具都备齐,可见辽代对公主封赐的周全和完备。另外,辽朝还有一些宗室女子,因政治需要被封为公主下嫁周边政权,这些宗族之女下嫁时虽不如皇室公主下嫁时所赐之丰厚,但根据时事的需要,对其的封赏也是相当可观的。比如《辽史》中记载了义成公主的下嫁:“李继迁引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疋。”^⑥义成公主乃宗族之女,因辽与西夏政治上的需要,被封为公主下嫁西夏李继迁,其下嫁时辽朝赐马三千匹作为嫁妆,丰厚程度可见一斑。辽朝对公主下嫁时的封赏,既能表明辽朝对公主下嫁的重视,提高了公主在夫家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主自身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公主保持原有的优渥的生活水平。

除了这种已经成为定制的媵地封赏和下嫁时的封赐外,在实际情况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使公主得到封赐,比如感情因素、政治因素等。

当权者往往会因为与公主的密切关系,从个人感情出发,凭借自己的权力,不时地给公主进行封赏。比如景宗之女观音女,因为受到母后的宠爱,得到了奴婢万口的封赏:“景宗四女:睿智皇后生三女:观音女,第一。封魏国公主,进封齐国。景福中,封燕国大长公主。下嫁北府宰相萧继先。皇后尤加爱,赐奴婢万口。”^⑦这种通过增加食封户来表达自己的对女儿宠爱之情的行为,乃是人之常情,虽然现在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资料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但是可以想象,这种情况的存

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绝不会少。

在对公主的封赏中,除了上述的感情因素外,政治因素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方面。相对而言,在辽代社会中,契丹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经常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作为辽代贵族中的一个群体,辽代公主也经常会参加一些社会事务,国家的许多仪式中都有她们的身影,如《辽史》记载的丧葬仪:“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命妇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⑧《辽史·礼志五》中记载的册皇后仪“至日,北南臣僚、内外命妇诣端拱殿幕次。”^⑨《辽史》中所记载的祭山仪式中,“皇帝、皇后御鞍马。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皇帝、皇后至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入就位;合班,拜讫,复位。”^⑩《辽史》贺平难仪“皇帝、皇后升殿坐,北南臣僚并命妇合班,五拜。……臣僚从皇帝,命妇从皇后,诣皇太后殿,见先帝御容,陪位,皆再拜。”^⑪等等。一般这些国家重大仪式,都有公主的参与。而国家举行重大仪式之后,一般都会照例赏赐贵族及百官,这样一来,公主得到封赏的机会就会很多。如《辽史》记载:“乙卯,皇太妃、诸王、公主迎上岭表,设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从臣进酒,陈俘获于前,遂大宴。戊午,幸凉陞。以所俘分赐皇族及乳母。”^⑫圣宗“庚寅,谒太祖庙。癸巳,诏赐物命妇寡居者。”^⑬这些赏赐,对公主而言,不仅是个人经济上的增加,更是自己地位的一种体现。

辽代公主在辽代政治舞台上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家的公主,其下嫁后又是整个驸马家族的一员,其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与驸马家族息息相关。因此,辽代对公主的赏赐,有很多并不是因为公主自身,而是与其驸马家族有关。比如《辽史·圣宗一》中记载:“……戊寅,赐公主葬夫金帛、工匠。”公主胡骨典驸马萧啜里,据史料记载,于辽景宗乾亨二年(980年)战死,《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七,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条云:“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万众寇雁门塞,聚兵分水岭,臣令杨业、董思愿、侯美、郑昭达等,率在外军士救应。与斗,大败之。杀伪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这里的“萧咄李”就是公主胡骨典驸马萧啜里。萧啜里战死后,可能是被浮屠某处,至辽圣宗统和三年(985年)才得以正式安葬。安葬时圣宗特地赐予公主胡骨典葬夫金帛、工匠。这次的赏赐,除了有安慰公主丧夫之痛的用意,主要还是因为驸马萧啜里之死乃是为国捐躯,为了彰显皇恩浩大,也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当然,获得封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于上述几种,至于赏赐的数量,则由国家规定或是统治者的意志所决定。

二、辽代封赏制度的发展变化

有辽一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纵观辽代历史,就总体发展趋势来说,对公主的封赏呈现出了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公主媵地的赏封。

据史料记载,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公主媵地,大多为辽朝早期所建,如《辽史》中明确记载徽州、成州、懿州、渭州,都是圣宗朝时所建,而自圣宗以后,我们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新建的头下军州了。不仅如此,辽代早期的公主媵地不仅数量多,而且势力大。如《辽史·地理志》记景宗之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之头下徽州的官府机构时就说:“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④因此可知,公主在头下州拥有极大的行政和军事权力。而且通过征收封户的租调钱粮等作为自己的经济收入,获得巨额的封物收入,经济实力也颇为雄厚。对此,《辽史》中也有记载:“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⑤所以辽早期公主在其媵地内拥有极大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媵地成了独立王国。

公主媵地的势力的发展,势必会造成与辽朝中央集权间矛盾的加深,所以辽代中后期,辽朝统治者不仅在媵地的封制上进行限制,还逐渐采取措施,日益缩小公主在媵地的自主权。比如通过加强媵地的财权控制、把媵地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以及加强对民户的控制力度等手段来削弱公主媵地的势力发展。开泰元年12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有诏始征商。”^⑥这七州分属于太祖、应天后、承天后之宫帐。帝后宫帐所属之州尚且开征商税,公主之头下自然不能例外。再如《宋匡世墓志》中记载:宋匡世“太平元年为摄毛诗博士,押鹵簿道驾……改授晋国公主中京提辖使。”^⑦宋匡世本人并非晋国公主媵臣,而是由中央派到晋国公主的媵地去任职,可见,当时中央对媵地官吏的任免有很大的权力。最后,辽朝还采取各种措施使媵地向国家州县制过渡,如清宁七年(1061年),道宗宣懿皇后(掣古公主之女)将母亲掣古公主所建头下州懿州进献给朝廷,并改作行政区划。虽然史籍记载此次进献是宣懿皇后主动所为,但是这种行为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媵地存在的艰难及其必然的命运,这也证明了辽朝对公主封赏日渐衰落的大趋

势。

三、辽朝公主封赏制度的影响

(一)辽朝公主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对公主的封赏,主要是为了保障公主下嫁后,能够免除她们对衣食之资的顾虑,并充分满足其个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同时,通过一定的赐封,也使得公主能够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新家庭中树立重要的地位。所以说,辽代对公主的封赏制度对公主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提高了公主的经济实力。

《辽史·地理志》所载4个公主头下州城,约占《辽史·地理志》记载的18个头下州城的近1/4,户数约占头下州城的总户数34300户的1/2强。^⑧且劳动者都是清一色的媵臣户,即陪嫁的奴隶,多者上万户,少者亦数百。他们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头下州积累了大量财富。另外,头下州城的“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⑨所以说,拥有媵地的公主财力非常雄厚。

除此之外,公主下嫁时的嫁妆、参与国家事务时的封赏、以及各种渠道所得到的封赏,都直接给公主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公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这些财物,这就使公主自身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二)公主参政现象比较普遍

经济上的独立和富有,为公主参政提供了可能。借助皇亲国戚的尊贵地位和强大的财权,辽代公主往往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事。

在头下州中,除节度使外,刺史以下都是由公主任命,都是公主的私属。《辽史·地理志》记载景宗之女秦晋大长公主所建之头下徽州的官府机构时就说:“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⑩这就使得公主在头下州拥有极大的行政和军事权力。《辽史》中也记载辽代公主直接参政的很多事例。比如《辽史·萧翰传》就记载了公主阿不里与驸马萧翰屡次参与谋反之事:“天禄二年(948年),尚帝妹阿不里。後与天德谋反,下狱。复结惕隐刘哥及其弟盆都乱”,下狱被释放后“复与公主以书结明王安端反”。^⑪可以看出,辽代有些公主会凭借自己的地位和财力,直接参与政事。

另外,还有一些公主,虽然不会直接干预政事,但会间接地来参与。比如秦晋王公主(即指秦晋国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就曾为驸马萧匹敌出谋划策。《辽史·萧匹敌传》载,圣宗崩后,钦哀谋划害仁德皇后,因为匹敌尝为仁德皇后所爱,钦哀忌之,“时护卫冯家奴上变,诬后弟浞卜与匹敌谋逆……公主窃闻其谋,谓匹敌曰:‘尔将无罪被戮。与其死,

何若奔女直国以全其生!’”匹敌未从其妻谋,“及钦哀摄政,杀之”。^②虽然史料上关于公主参与政事的记载不是很多,但在辽代,契丹上层女性参政现象较为普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辽代公主参政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而且公主下嫁后,其自身的地位权势与驸马家族是息息相关的,这种状况就决定了她们势必会通过从夫从子等间接形式参与政事,以保证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三)辽朝公主是辽朝佛教主要施主

辽代贵族妇女普遍信佛,拥有大量土地、奴隶和财富的公主也不例外。辽代的公主积极参与各种佛事活动,经常抄写经文,绘制佛像,但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财富在经济方面对寺院大力支持,比如向寺庙施舍财物,舍宅为寺或兴建佛庐。如《全辽文》中也记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土百顷。”^③“秦越大长公主发心造十三级石浮图一座。高二百尺。昊天宝塔。”^④等等。

辽代公主的崇佛行为,刺激了辽朝社会女性崇佛的热潮,促进了辽代佛教文化的发展,对辽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辽代公主的这些崇佛行为,都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辽朝对公主的种种封赏,辽代公主的经济实力就不会那么强大,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财物施舍给寺院,更不会带动辽代女性崇佛的热潮。所以说,辽代对公主的封赏,是造成公主崇佛势力强盛的主要原因。

(四)辽朝公主拥有特殊的家庭地位

显赫的出身和高贵的血统,加上经济上的独立和富有,使得辽代公主下嫁后在新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高。这些从拜舅姑、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等方面可以看出。比如兴宗重熙初曾制定“公主行妇礼于舅姑仪。”^⑤提倡要遵守妇道,注重礼节,意在维护舅姑的长者地位,提倡孝道仁义的施行。其实,只有公主轻视夫家、不重礼节的现象普遍发生时,才会有这样的规定产生,公主的恣意放纵,不拘礼法,才使得朝廷不得不制定相应的制度来加以限制。这也反映了那些出身高贵的公主在新家庭中的地位。

再者,辽代公主的婚嫁问题上,也能突出反映公主的家庭地位。《辽史·公主表》共记有36名公主,天祚帝的6名公主在战乱中被金人俘虏,其婚嫁勿需论及。其余30位公主中,正式离婚者6人,有些公主还不只一次离婚,三嫁、四嫁的大有人在。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夫妻不谐,公主妇道不修。其中最突出的是圣宗之女秦晋大长公主严母董。《辽史》记载,这位公主开始“下嫁萧啜不。改适萧海里,

不谐,离之。又适萧胡睹,不谐,离之,乃适韩国王萧惠。”^⑥这位公主离过三次婚,结四次婚,且每次在离婚中居于主动地位。这种情况的存在,固然与契丹婚姻制度中对女子离婚要求的宽容和女子婚姻权利的相对自由有关,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辽代公主在家庭中的地位之高。

注 释:

- ①①⑦②⑥脱脱.辽史·公主表[M].卷65.北京:中华书局,1974.999,1004-1006,1001~1002,1003~1004.
 - ③⑭⑮⑲脱脱.辽史·地理志一[M].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74.448.
 - ④杨富学.契丹媵婚制考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4).
 - ⑤⑨脱脱.辽史·礼志五[M].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74.864-865,861.
 - ⑥⑫脱脱.辽史·圣宗二[M].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123.
 - ⑧脱脱.辽史·礼志二[M].卷50.北京:中华书局,1974.840.
 - ⑩脱脱.辽史·礼志一[M].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74.834.
 - ⑪脱脱.辽史·礼志六[M].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74.873.
 - ⑬脱脱.辽史·圣宗一[M].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74.109.
 - ⑯脱脱.辽史·圣宗六[M].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4.172.
 - ⑰陈述.全辽文·宋匡世墓志(太平六年)[M].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2.136.
 - ⑱武玉环.论契丹族妇女的社会地位[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8,(3).
 - ⑲脱脱.辽史·食货志上[M].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4.926.
 - ⑳脱脱.辽史·萧翰传[M].卷113.北京:中华书局,1974.1506.
 - ㉑脱脱.辽史·萧匹敌传[M].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74.1343.
 - ㉒陈述.全辽文·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M].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2.249.
 - ㉓陈述.全辽文·昊天石塔记(清宁五年)[M].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2.176.
 - ㉔脱脱.辽史·兴宗三[M].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74.237.
- (责任编辑 孙国军)